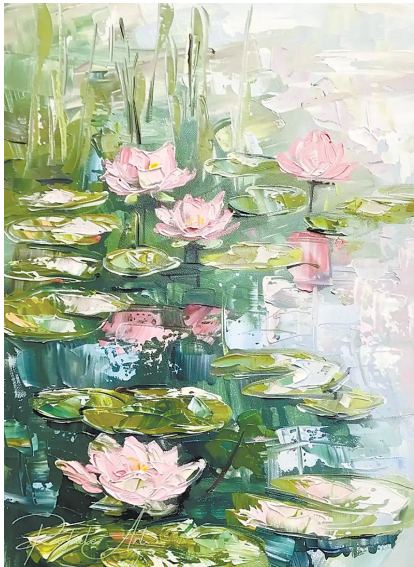


一池风荷半日闲

杨万里有诗云:“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盛夏暑气蒸腾,万物被烈日烘得慵懒倦怠,唯有一池清荷临水而立,不与百花争艳,不与群芳斗俏,于碧波之上静静舒展,自带清雅风骨,成了半夏时节最动人的景致。

清晨路过城郊池塘,一池荷色猝不及防撞入眼底,瞬间抚平了行路的燥热与疲惫。堤岸垂柳柔枝轻垂,拂过粼粼水面,一汪碧水稳稳托举着满塘荷韵。圆盘似的荷叶层层叠叠,挨挨挤挤,铺满整片塘面,叶心凝着隔夜露水,风一吹便滚来滚去,在晨光里碎成点点银光。粉白、嫣红的荷花错落挺立,有的全然绽放,露出嫩黄莲蓬;有的半敛花苞,藏着几分含蓄温柔,与碧叶相映,自成一幅清新雅致的夏日画卷。

风从远处田畴缓缓而来,掠过荷塘,便携来满池清芬。荷叶随风翻涌,掀起层层绿浪,荷花轻摇,姿态悠然。塘边无闹市车马喧嚣,只有风吹荷叶的簌簌轻响,偶有蜻蜓敛翅立在荷尖,稍作停留便振翅远去,更添几分灵动野趣。眼前这片荷塘,昔日只是一方寻常浅塘,水波平静,草木稀疏;如今栽满荷莲,叶阔茎直,花



姿绰约,暗香浮动,一眼望去,便让人心神安宁,暑气尽消。

寻一处青石台阶坐下,静静与一池风荷相对,身心也随之慢慢松弛。伏天暑气漫天蒸腾,可塘边清风裹着荷香扑面而来,满身燥热顷刻消散,心头堆积的琐事与焦虑,也在这一池绿意柔香里渐渐淡去。荷花又名莲花、水芙蓉,花期六至九月,恰在半夏最盛。其叶圆如青盖,茎直中空,花色以粉、白为主,自古便被视为高洁清雅的象征。初夏新叶初展,已是满眼碧绿;待花苞抽出,如笔

尖蘸露,亭亭水中央;半开半合之时,最是清丽温婉;雨后初晴,水珠缀于瓣间,晶莹剔透,荷香愈发清幽,宛若佳人临水,恬静淡然。

闲坐塘边,不必赶时间,不必理俗务,只安心享受这份悠然。偶有兴致,便折一枝清荷供于案头,数日不谢,满室幽香;拾几片飘落的荷瓣夹入书页,时隔许久再翻,仍有余香萦绕,风姿依旧。一池清荷,不声不响,便将一份从容清静,悄悄安放在人心中。

周敦颐有云:“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荷开半夏,不似春花喧闹,不似秋叶萧瑟,只在盛夏从容绽放,以一身洁净迎向烈日,以一缕清香浸润时光。

如今久居市井,常被琐事缠身,难得这般清静之地。眼前一池风荷,不攀不比,不骄不躁,立于水中,朝饮晨露,暮沐晚风,自在舒展,尽显与世无争的安然。

微风再起,荷香悠悠绕身。不必远寻山水秘境,守这一池清风荷塘,偷得浮生半日清闲,便是盛夏最好的慰藉。碧水之上,荷影摇曳,暗香浮动;人心之中,亦生清静,守一份淡然,留一抹清香,在喧嚣尘世里,得一份难得的自在与安宁。

陆冬英

枣落无声

老家的后院有一棵枣树。这天晚上,我听到窗外有“啪啪”的响声,好像是枣子落下来了。早上,我打开门一看,后院里那棵枣树又落下了一地新结的果实。青色、半红和红色的各种果实在地面上散落着,在地上铺出一层深浅相间的斑驳。我蹲在地上捡起一颗带颜色的枣子,用手擦干净上面的泥土就咬了下去,“咔嚓”一声之后,一股酸涩的味道在我的嘴里慢慢地扩散开来。

树木高大,我奶奶年轻时亲手种下的。树干皴裂如老人的手一样粗糙,每年还是会结很多的红枣。到八月份左右,枣子成熟后,有风吹来,地上就会落下很多枣,有红色的,也有青色的,上面还沾着露珠,星星点点。

把它们捡起来就可以直接吃。红色的比较软,甜度高一些;半红的则较硬且偏酸,依然有甜味;青色的非常硬,咬一口就会觉得嘴里发苦涩,但是越咀嚼越能感受到淡淡的香气。枣核已经攒了不少,嘴角沾着枣屑,用手帕擦拭过后会留下一道棕黄色的印记。

头上有声音传来。抬眼一看,发现一只灰喜鹊正站在最高的那根树枝上,脑袋偏向一侧,用嘴去啄一颗成熟的红枣。每一次都会认真地把枣子啄下来后,才会飞到另一根树枝上去。我继续捡枣,它依然吃着自己的食物。

这时候我才明白,我们其实没什么差别,都是赶在枣子成熟的季节来吃这口甜。它不管我,我也没工夫去赶它走。无论如何,枣树都不理会我们这些争抢,只是任由枣子自己落下来。

一不留神,太阳就跑到了院墙那边去了,影子拉得很长。再伸手去捡的时候,地上的枣子就不多了,有时会翻出一个被叶子遮住的,好像发现了宝贝似的。篮子里铺了一层枣,红多绿少,我舍不得再吃,要留着带回家去。

最后几个红枣也都落入了竹篮中。树下枯黄的落叶随风飘动,有的已经变黄、卷曲起来,还有一些还是绿色的新叶。我站起来后发现膝盖有点发麻,我就跺了跺脚。灰喜鹊什么时候飞走了呢?树枝上没有一只鸟儿的身影,只有我的影子静悄悄地站在枣树旁边。

孙志昌

秋天的草

吴新财

秋天
整个世界都在忙碌
为了全年收获
谁还会在意草的存在
虽然草的生命
也归属大自然
可是草想过么
山脉比它耀眼
树木比它挺拔
谁会在意它的存在
草细小的身姿
在秋风中摇摆
与死神抗争
在秋天
气温凉了又凉
凉爽的风
在草身上穿行
带走了身体的湿度
草瘦骨嶙峋
无力与风抗衡
无奈的它
只能向地面弯去
想用冰凉的身体
吸吮土地的温度
以此方式
阻止凉气侵入

甜意解千愁

父亲出差来我居住的城市,我早早便盘算着,要带他去街角那家名声在外的咖啡厅,尝尝时兴的“漂亮饭”。

带父亲进来时,他还下意识整了整衬衫领口。我点了酸奶碗、奶油蛋糕,还有一份咖啡和面包。酸奶碗里,酸奶如云朵般堆叠,上面撒着缤纷的水果粒和香脆的坚果;奶油蛋糕绵软细腻,像一块精致的艺术品;面包则带着淡淡的焦香,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咖啡上也制作了精美的拉花。

父亲看着面前的吃食,眼里满是新奇,却也透着几分拘谨。他拿起小叉子,将蛋糕轻轻夹在面包中间,那模样,活像把豆腐乳夹进馒头里,动作里带着老习惯的质朴。我看着他,忍不住笑出声,父亲也跟着憨憨地笑,眼角的皱纹里,满是被时光打磨的温和。

正说着话,店里走进一位姑娘。她脚步有些沉重,眉眼间满是疲惫。她走到吧台,声音带着几分沙哑,问咖啡师姐姐:“你觉得人很累的时候应该喝点什么?”

咖啡师小姐姐抬眼,目光落在姑娘略显黯淡的脸上,没多问,只轻轻点头,转身开始调制饮品。不一会儿,一杯甜甜的香草丝绒被端到姑娘面前,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像极了此刻姑娘心底悄悄融化的委屈。

姑娘捧着杯子,小口啜饮着,紧绷的肩膀渐渐松弛下来,眉眼间的阴霾也散去几分。我望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泛起一阵柔软。我们总习惯用苦涩的咖啡提醒自己时刻保持清醒,去对抗生活的风浪,却常常忘了,有些时候,人真正需要的不是时刻紧绷的清醒,而是一份能让人卸下防备的甜,是被温柔地哄着、宠着。

父亲临走前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煽情的话,眼神里全是踏实的欣慰。我知道这顿“漂亮饭”,他吃的不是网红味道,是和女儿坐在一块儿的热乎气。而那个捧着甜饮的姑娘,也让我明白,我们当然要带着清醒去闯生活的关,但也别忘了给自己留一点甜的余地。

高小涵